

《阿瑛！啊》節錄

張聰敏

(桃紅字：表聲音內容)

2

Tī 彼個年代，講著養女、新婦仔犁，chiáⁿ 濟流著散 hiong 人兜，骨肉離散、受苦毒、thún 落煙花 ê 悲劇。毋 koh, 日昇疼阿瑛 ná 親生囡，對 in ê 親事干單期待，也無 kā 迫。顛倒講姻緣天註定，勉強 bōe 來。外表看--來，ná 隨在 in ê 款。看--來日昇毋是彼款舊頭腦，見錢眼開 ê 生理人。是社會有 teh 行踏，通達情理 ê 人。伊按呢做，是 òng 望 in 互相意愛，栽培卡深的感情！彌補伊及阿瑛 in 母--a 春枝，有緣熟 sāi，無份 thang 結翁某 ê 遺憾--啦。

Tang 時仔阿瑛是日昇 ê 愛人仔囡！

日昇做 gín 仔工 ê 時，春枝 tī 街仔尾糖行 kā 人 chhōa gín 仔。日昇送貨對 hia 過，一定 ài 看著春枝才 beh 走。若看無人--咧，假影店口--a hia 呼 sî-sî 仔，等春枝幹出來 kā 笑--一下，伊才願走。彼陣一工若看無春枝 ê 影、聽無春枝 ê 聲，伊就倚 bōe 在、坐 bōe tiâu，規 kho 人惶惶 hiâⁿ-hiâⁿ。無佻久，日昇 thèh 出勇氣請伊食冰。請彼陣上貴上好食 ê mi-ju-ma-meh。日昇第一擺 hiah 倚近春枝，感覺著 chiáⁿ 細粒子。坐落椅仔，āiⁿ ê gín 仔腳都 tham 過椅頭仔。食冰 ê 時，春枝 làu 出黃 gìm gìm ê 嘴齒，下 ham 兩齒相疊看現現。大概情人眼內出西施，日昇看春枝嘴唇細細，下 hôai 尖尖，目神活活。講著話比手劃刀，愈講愈燒 lō，愈看愈古錐...。Chhím 頭 in 干單 hōe 家己頭家 ê 代誌，三講兩講，「你愛看戲--bô?」無張無持春枝問起。「愛--nò，tang 時我請你。毋 koh...。」日昇想講看一齣戲 tiòh 兩點鐘久，驚無才調偷 soan hiah 久 ê 時間。彼陣 ê gín 仔工無錢 koh 無 thang 歇暈，beh 看一齣戲是無可能 ê 代誌。「按呢上好，按呢上好。」春枝聽著 chiáⁿ 歡喜：「你 ē-tàng 用鐵馬載我去 khioh 戲尾仔！」原來春枝迷著歌仔戲。毋敢 siàu 想看規齣，有 thang 看一 tè-tè 仔就 teh 癩[giàn]囉。自按呢日昇配合伊，調整送貨 ê 時間、路線，撥工載伊去看戲尾仔。

彼 khui 仔是日昇一世人上樂暢 ê 時陣，送貨 ê khang-khòe，做著嘛加佻 thiàu-iát--咧。一下 chiáp 去，連顧戲口 ê 查某 gín 仔看 in 來，一句「Hiah 暗 oh?」就知 ài 放戲尾仔--啦。春枝知影日昇愛食甜，不時偷 me 烏糖互伊，日昇上愛那看那 chng，chng kah 規嘴 hô-sà-sà。一擺戲齣做到娘子[kiaⁿ]落難，沿途奔波討食，尾仔煞真正跪 tī 台仔頂 teh pun。這時台仔腳看戲的銀角仔四界 tàn--去 li。「有 chah 錢無？」春枝 tòe 流目屎：「緊 tàn 一下互伊--啦。」日昇 lak 袋仔 tē[袋]pōng-chí，實在都無錢 thang tàn。想想--咧，春枝互伊 ê 烏糖 jiók-jiók--咧就 kā tàn--去。哪會知輕 pháng-pháng，tàn bōe 到台仔頂，散 phóng-phóng eng 一四界。日昇聽著人 chhoh-chhoh 叫，sī 緊春枝拖--咧，lōng 出戲園。一路看春枝仔目屎含咧笑。

偷載春枝看戲尾仔 ê 代誌，毋是日昇漏洩，是春枝 in 頭家娘專工 chhiāng--ê。一下戲看久，紅嬰仔 là 尿，phè 的尿 chū 仔 au--咧無隨換，kauh kah 生 púi 仔，有時連屎都 kauh kah ta-phí-phí。頭家娘奇怪，ioh 是愛 chhit-thô，一下查--咧...。彼陣日昇 m-nā 會曉講戲齣。比蓮花指、使目尾，hâm 起馬、過戶 tēng，嘛學到真有一個款。講著話全歌仔戲腔，一句「Tòe 我來」，tiòh 講「隨我來--a」。「chhit-thô」ài 講「遊賞」才會雅。兩人 tng bā kah 會相對唱，好景不常，頭家娘 jiok 來戲園。實在都無啥，大驚小怪，叫春枝 in 毋--a chhōa-chhōa tng 去。In 毋--a 都猶未來--咧，春枝 tō 走 kah 無看見人--ah!經過真久，歸尾春枝猶是互 in 毋--a chhōe 著，原來 tòe 歌仔戲班去學做戲--a。自按呢了後，日昇就無春枝的消息。規個人 gōng 神 gōng 神，ná 無神魂--咧。Beh 知失戀會 chaih 艱苦，伊就無 ài 去戀著！Bōe 食 bōe 暈，消瘦落肉--無 táⁿ-kín，koh tiòh 加去互人罵 è!

He 是發生 tī 日昇 17 歲 ê 時。戰爭已經爆發，日昇雖然無調去做軍伕，毋 koh ài 走空襲，街仔人 táuh-táuh 仔疏開去庄腳，日昇嘛辭頭路 tng 去庄腳作穡，開一間仔細細間 ê kám 仔店。Tī 日本投降彼年，娶某秀津。戰後物資欠缺，這項 beh 管制，彼項嘛 beh 管制。日昇真知物件若對「有」車去「無」hia,就有生理好做、錢 thang 趁--a。四界探聽，看出庄腳雞仔烏、米、番薯、芋仔等 ê 物件，若 phāiⁿ 去街仔換貨 tng--來，穩趁--ê。尤其台中 koh 卡好價，自按呢 chiáp 走台中。

一 chōa 台中，有 tang 時無隨 tng--來，就販仔間 tòà 暗。一日生理做煞，身軀洗好，才想 beh 倒落去暈。Neh-chiàng〔旅社服務生〕倚--來：「無愛去夜市行行--咧？」「也無啥 thang 看的--ah。」「Kā 你 hóat 落一尾仔 hàhⁿ 燒...？」Neh-chiàng àⁿ 來日昇耳孔根細聲 chhū:「Bōe bái neh,嘛加佻好暈--咧。」也毋知日昇家已 hēng-hēng，

á 是互 neh-chiàng lāng--起來，伊會記得價 siàu 講好，先 chng 入去棉 chioh 被底等候。

彼陣 ê 販仔間，鋪 tha-tha-mih, 用 sioh-jih 門隔開，大約仔一坪大。無椅無桌，干單兩粒枕頭及頂下被。日昇倒 tī 被底，目 chiu chhâ-chhâ 相對天 pông。五燭燈仔火照--落來，規厝間暗 sàm 暗 sàm。「歹勢，晏來。」聽著聲，日昇越頭過--來，看著 sioh-jih 門仔 thoah 開，日本式 ê 跪 teh 鞠躬，頭 lê-lê 好 lé 仔關門。日昇看查某面 òng 壁，熟手褪到 chhun 內衫褲。越一 liàn tng, nng 來被底，ná 一尾 hô-liu, soan 入伊的 keh-lâng-kha。燈火暗 sàm, 日昇斟酌看 keh-lâng-kah ê 查某，下 hôai 尖尖，嘴仔細細，目神...? Eh, 慢且是--咧，笑著下 ham 兩齒嘴齒 koh 疊做夥！「春枝--a? 春枝 a....！」

無張無持去 tú 著意愛 ê 人仔, ná 月裡 ê 嫦娥, 日日空思夢想 ê 人! Éng 過仔若 kháp 著伊 ê 手, 心頭 phók-phók chhái 規工。想 bōe 到!想 bōe 到, chit-má 來 tng--著! 久別重逢, 春枝話講 bōe 了:「若 mài 互阮母--a 強 chhōa tng 去, 滿腹 ê 哀怨, khiùh-khiùh 顫出聲--來:「我猶會 tōa 戲班, 我做小旦, 真 gâu 唱哭調仔 neh。」日昇聽到尾--a, 煞 ná teh 聽哭調。「阿母驚我 tòe 人走, 聘金收收--咧, 緊嫁嫁掉。無佸久調南洋....。」看著春枝規面目屎, 互日昇心碎。「別人 ê 翁婿斷腳斷手猶有 tng--來, 阮翁一去就無回頭。戰死南洋, 屍骨他鄉....。時機 hiah báí, 叫我一個查某人仔... , beh 按怎--咧?」Tī 戰後彼段鬱卒 ê 謀生歲月, 看著心愛 ê liáu 落煙花, 日昇氣力也有限。「Aih! 台中日頭 ná--ē[哪會]曝著 hiah 赤 iáh? 柳枝下綠川, 是咧流抑是咧 háu....?」異地重逢, 日昇 khók-khók 問家己, 「我是 ài 歡喜抑是傷悲? 無, 心肝頭哪 hiah 艱苦--咧!」

無佸久, 春枝 tiòh ma-la-li-ah 過身去, 日昇 kó阿瑛 tng 來庄腳 tòa。

3 .

「你無影愛阿爸, 你攏騙 è!」阿瑛永遠會記得, in 永崧細漢時 kā 大聲嚷:「全 hau-siâu--啦!」彼陣永崧讀國中, 十外歲 gín 仔, bat 一個啥? 愛有血有肉、活 phut-phut ê 人, 及愛刻骨銘心、死去 ê 靈魂, 差別 tī 叨伊敢知? 毋 koh, oan-ná in 永崧點醒, 互伊 koh 再切切實實面對 in 紳添。隔陰陽、生離死別做一擺對話。若 mài 彼 chàn 車禍, 硬 kā in 拆開....。今仔日嘛無遮 ê 代誌。

講--起來攏是命--啦。阿瑛實在珍惜及 in 紳添 ê 日子，無奈好景不常。二十外年前，紳添五專畢業，日昇教伊學做生理，專走外口。毋是店仔頭放貨，就是辦桌 chhōan 貨、送貨。兩人早暗做夥，紳添 kan-nā 會曉條直仔講：「阿瑛，in 講咱牽手，我就 ài 坐金 kau 椅呢。」原來兩人平濟歲，一個年頭，一個年尾生。阿瑛足足早十個月，分--來 ê 時兩人互相叫名叫慣 sì，除了厝邊隔壁及親堂仔，也無人知。毋知是紳添卡慢出世，阿瑛嫌伊 gín 仔性，無 tek 無定，做生理嘛卡 chí--淡薄 a。「Ài thōa--a,」日昇叫阿瑛 tiòh kā 教：「無磨 bōe giám-ngē--啦。」隨兩人感情進展，日昇內內外外 ê 生理 táuh-táuh 仔放互 in。「這個柴頭炆仔，」雖然阿瑛真知日昇 beh kā 收做新婦，毋 koh,阿添戇戇 bōe 曉表達愛意。無嘴無 súi,互阿瑛都會氣，敢有影家己無得人緣？Bōe 得人愛〔thiàⁿ〕？

阿瑛是過慮了，日日做夥，阿添做著 khang-khòe koh tiòh 不時互阿瑛喝東喝西，kan-taⁿ 看阿瑛 hiah mé-chhéⁿ，阿添敬就卡濟過愛囉。Koh tī 六十年代，庄腳 gín 仔保守，卡 ham-bān 表達感情。若 mài 烏狗陳不時 teh o-ló,阿瑛毋知家己佻得人緣。若 mài 烏狗陳纏前 tòe 後，阿添 bōe chhia 倒醋桶洩真情！「這款 ê 肌骨，做『模特兒』上好。」烏狗陳上 gâu 講好聽話。有影阿瑛瘦抽，phēng in 母--a 加足 kōan 大，雖然下 hôai 尖尖，嘴 phóe 比 in 母--a 猶卡 phòng 皮--咧。全款嘴仔細細，毋 koh 無重疊齒。上 sēng 猶是目神活。「目尾會講話 oh!」連日昇都 o-ló 烏狗陳一下手就掠出阿瑛上迷人 ê 所在。差就差紳添 ná 啞 káu,也 bōe 曉學。像阿瑛做頭毛，「今仔日花 ná teh 吐新蕊 oh,」烏狗會 nai 兩句：「加佻嬌佻 súi--咧！」Ah 若鼻著花粉味，「Oah!芳 kòng-kòng,」喝 kah 大細聲：「今仔日飽及醉--a,免食囉。」紳添 chhāi tī 邊--a,醋桶直直 giá,氣 koh 無 tè tháu, kian-kian 仔變無 lián。

阿瑛二十二歲彼年冬尾，烏狗陳 in 姊夫利用做年尾戲請客戶。紳添講無 ài 去，「你毋去同業會按怎講？無及人交陪 beh 哪做有生理？」日昇講著紳添 ê 心肝窟仔：「大漢 tiòh 娶--a,咱這扮 ê,及人比 phēng 敢會輸人！」其實紳添各方面攏 bōe 輸人，精差無烏狗彼支嘴 niá。伊真知 in 老爸 teh kā cháⁿ-khùi,毋 koh,就是無法度像烏狗陳按呢啥物話都 thih, koh 講 kah 互阿瑛會嘴笑目笑。及阿瑛 ná cháh 一重膜仔，互紳添 chiáⁿ 苦惱。毋知 ài 按怎突破，來 kháp 著阿瑛 ê 心、得著伊 ê 意愛。

歸尾，紳添駛 suh-pah-luh,載日昇及阿瑛去互烏狗陳 in 姊夫請。桌開十外 tè。日昇隨互人請入大廳，阿瑛嘛互阿梅 khiú 去查某桌。「Tang 時 beh 結婚？」阿瑛笑--咧笑--咧無應--伊。「阿瑛，我汰聽講你無 ài 嫁--伊咧，」阿梅越頭看紳添：「Bái bái 仔馬嘛有一步取，古意就好--啦。」阿瑛輕聲講：「Kan-taⁿ 一 ki 嘴含一個舌，

攏無外緣，做毋 chiáⁿ 生理呢。」「敢是 beh 代理維他露 ê 經銷權 ah?」阿梅真欣羨：「客戶拍拍--咧，放互 lín 阿添伊就做 bōe lī 囉。」「猶 teh 交涉--咧，毋知 thèh 會著無？」Teh 講 ê 時，阿瑛看烏狗陳倚去紳添彼 tè 桌敬酒。規桌喝東喝西，聽 bōe 清楚。Tī 這款 ê 場面伊有卡耽心紳添，知影嘴動 bōe 贏人，會互人灌酒。烏狗陳 cháng 著機會一定會 kā sah 洗、修理--一下。目 chiu 偷 gíoh--咧，有影 chai 幾 lō 杯。伊 koh bōe lim, 包慘--ê。無倂久，烏狗陳一手酒斫、一手 ni 杯仔行倚--來。「我敬大家..。」「Bōe 使得，」阿梅隨 nâ-cháh: 「Tiòh 隨個仔來。」「按呢我敬阿瑛，」烏狗陳一下手規杯 bih-luh 倒落喉：「阿瑛你隨意就好。」「我--咧？」阿梅酒杯捧--咧：「你乾我隨意--啦。」「Khoaⁿ-khoaⁿ 仔是，阿梅 a。」烏狗陳 chhōe 縫 seh 落來坐：「Tú 才 tī hia 及 in 拚幾 lō 杯，嘛 tiòh 互我食菜--咧。」烏狗陳菜 ná 挾，嘴 náōe: 「毋是 teh pún 雞 kui, 阿添免三杯就 kā khóan--起來 a。」講著 chiáⁿ 臭 iāng: 「阿添 beh 及我拚 oh? 早--咧！等過年仔過...」烏狗陳 siòng 對阿瑛，話中有話：「我無 beh 讓手囉，憑手腕做生理，憑本等娶家後，彼陣 lín ài 叫我香菇陳，等我娶某了...。」「你毋 thang siàu 想人阿瑛，人 in...。」「In 按怎？」Bōe 講煞就互烏狗陳 cháⁿ 掉：「人阿瑛猶未互人號去--咧，tiòh--bô? 我本錢 chhōan 好，埔里貨源、下手客門嘛 kat 好勢，干單差 hōaⁿ-siàu niâ [nâ-tiāⁿ]。阿瑛--啊，你 tiòh 互我機會，咱同齊來拍拚--啦 hohⁿ。」「講酒話--a。」Tng chiah 濟人面頭前，無議誤烏狗陳講話 hiah 白，平時猶算開朗 ê 阿瑛，面煞紅起來。上氣是毋知 ài 按怎應才好，規氣徙離食桌。

小 khóa 透一下氣，忍 bōe tiâu 阿瑛 koh 氣 in 彼個柴頭炆仔，紳添汰 bōe 曉 tng 人面前講這款話--咧？Ah 無，兩人做夥講細聲話嘛好。看對紳添彼 tè 桌，無看見伊 tī hia。問--人，「去掠兔仔--啦！」一四界 chhōe-chhōe--咧，攏無看見影。Tang 時仔早 kiu tī suh-pah-luh 貨台內 teh 困。雖然喝拳喊 lim chiáⁿ 鬧熱，街仔面燈火嘛光 iàⁿ-iàⁿ，阿瑛煞有無 khîm 無 khip 的空虛感。目 chiu 前 ê 紳添，條直 koh 古意，bōe ôe 山 ôe 水。Aih, 就是 bōe 曉開嘴--啦。

「阿添--a, 阿瑛--a。」雄雄聽著人 teh 叫，阿瑛 sī 緊走倚。「阿添--咧？Lín 阿爸 ná 像破病 ê 款 oh...。」聽著按呢，阿瑛 chông 入大廳。看日昇大粒汗細粒汗，面色 liām-mi 青、liām-mi 白，足艱苦 ê 款。「緊載來看醫生！」隨有查埔人鬥 moh 上車頂。阿瑛無 khòa 叫阿添，車駛--咧，就 lōng 到病院掛急診。阿添醒是醒--來，猶是阿瑛卡 giám-ngē。Chông 前 chông 後，急診室醫生症頭看濟--a: 「佳哉早送--來，心臟血油 that tiâu--咧，tiòh 緊拍通...。」一下聽未脫危險，tiòh tòà 加護病房觀察。阿瑛毋敢離開，叫紳添 tng 去講互阿 i 知，伊 beh tiàm 病院。「嘛好，」阿添外衫褪互阿瑛 tháh: 「我 tng--去隨來。」

加護病房日光燈照 ká-ná 日時頭--咧，床頭 tau ke-si,床頂滴大筒。阿瑛對口--a 探幾 lō 遍。到下半暝，實在太 thiám--咧，坐--咧煞暈去。陷眠時仔陷眠時，突然間醒--來。「阿爸--咧？」「暈 kah 真落眠，我 chhōa 你來車底暈。」「Ah 有要緊無？」「有 in teh 顧，無要緊--啦。」阿瑛 bōe 記得按怎去車底暈--ê。規暝 chhia 來 chhia 去，看著日昇一直流 chhin 汗，面色青 sún-sún，喝胸 khám 仔 thià"...。Chhiak 一下醒--起來，日頭已經出--來啊：「我汰聽阿爸規暝 haiⁿ-haiⁿ 叫...。」Peh 起腳拖阿添就 beh lóng 去病房，才發覺無穿外衫...。

秀津已經央日昇 ê 換帖大陳榮進載來 tī 病院。日昇 ná 像真虛 ê 款，連 beh 翻身都無氣力，講著話 phāⁿ 聲 phāⁿ 聲。秀津感心阿瑛：「佳哉緊車--來，赴救著，無就危險囉。」「彼陣阿爸面色青 sún-sún，艱苦 kah haiⁿ-haiⁿ 叫，汗一直拚，活 beh 驚人...。」阿瑛 kā 秀津攬--咧，真情流露：「阿爸若去...，啊，阿 î--啊，阮甘願折歲壽互阿爸相添--啦！」「阿彌陀佛，你 ê 孝心，伊有福氣食百歲--啊啦。」khia tī 邊仔 ê 紳添恬 chut-chut,真感動 ê 款。

出院彼工，紳添載阿瑛歡歡喜喜去辦手續。車駛出大路，兩 pêng 田園毋是種菜就是 iā 菜籽。油菜花開 kah 黃 gìm-gìm koh 足大片，据在冬風 teh siàn。阿瑛毋信，「按怎講查某 gin 仔菜籽命？毋是 kheh 油就是 au 土做 pùn，攏做 in 該做--ê 啊。」Tng teh 欣賞油菜花坪。「阿阿...阿瑛--啊...。」「啥--啦，...kan-taⁿ 阿規晡也毋講落去。」阿瑛才 teh 奇怪，越頭看紳添規面紅 kì-kì，車停 tī 溪溝汙頭邊，chhun 手 kā khiú--咧，「阿...阿瑛...你...你嫁我--啦 好 m̄...？」Tī 這個時陣、這款 ê 所在，阿瑛無議誤紳添會 kā 求婚，「正港是柴頭厝仔，一層厝仔氣氛都無！」阿瑛規身軀燒燙燙，耳孔根聽車聲 hu 一下 hu 一下過去，車內土沙粉仔 phōng-phōng eng 入--來。伊規個人 phak tiàm 紳添身軀身[sin]，beh 一世人結做夥--啦。

1 1 .

到 1982 年，慶堂父仔囝，會使當做全庄--nih ê 人囉。阿花自阿明過身了後，無 ài 倚 in 阿章食，家己 beh 趁飼「荷包囝」，講荷包袋大腹比親生囝卡好 òng。尙且阿 nai 已經國校四年，油湯鍛練到攏會曉，互阿花加足清心。連 kám 仔店彼 pêng 人客，招呼、ni 貨、算 siào 逐項會。感情日深，阿瑛嘛疼真落心。菜架仔 chhun 頭 chhun 尾，魚--啦、肉--啦、菜--啦、不時 khêng-khêng--咧，叫 thèh-thèh tng 去煮，ná 全家伙--咧。Tī 阿瑛是做會到無差到叨，毋 koh 日久，邊--仔的人閒話直直走--出來。頭--仔阿瑛並無 khng tī 心內，若 mài 高明棋講一寡不三不四 ê 酒

話，刁意故 khoe 阿瑛，koh 腳來手來，借酒 tèⁿ-siáu，全無體統。到底伊及慶堂是講有話，干單愛及伊做夥開講 nā-tiāⁿ，抑是 ná 明棋講 ê，「無翁 kap 著無某--ê，你知知，我--知哉，免講--啊啦！」實在冤枉冤 tak，連慶堂 ê chéng 頭仔都毋 bat kháp--著，明棋講 he 話實在氣死人！

彼年冬尾，阿瑛菜架仔、kám 仔店無閒入出貨後，就是 chhōan 尾牙--囉。鞋廠是大客戶，阿瑛款兩箱特級清酒及六打汽水，叫明棋同齊載去做公關，順續食尾牙。食煞，阿瑛看明棋 teh bāng，就車駛--咧載明棋 tng--去。「阿瑛姊--啊，」毋知明棋真 bāng 抑是假醉，規個人煞 un 倒阿瑛這 pēng--過來：「阿...阿瑛姊，阮...阮真愛及你做夥--呢。」阿瑛 kā chhiâu 互正，伊隨倒倒過--來。阿瑛連 sak 兩擺，伊煞 phēng 倚來肩 kah 頭：「無影查埔人 chhun 慶堂 nā-tiāⁿ，阿瑛姊--啊，阮無輸伊...呢。」「你講啥？」「及慶堂都 hiah 有話講，及阮汰就講無話--咧？.....阿瑛，阮嘛真愛及你相好--啊。」話講未煞，手隨 soan 來 koeh 人腳...。「將 lín 阿瑛仔姊當做啥！」阿瑛正手反 hò tò 過，正中 kiāt 對明棋鼻頭，雄雄聽 ai-ioh 一聲，明棋手 kiu tng 來對鼻掩--咧：「你...你免 hiau-pai-leh-táu，無翁合著無某--ê，ná 柴引| tòh 火，he ā-sái 講！猶毋是做 bōe 講--lih ê 代誌。」愈講煞愈大聲；「Ah,你 oan-ná 有歲--啊，幹--咧看人 beh 愛你--無！」「你...你...烏白講啥...？」阿瑛氣 kah phī-phī-chhoah,話講 bōe--出來，佳哉 kám 仔店到--啊，做伊車停--咧入去。

「無影無字跡 ê 代誌，講 kah hiah 歹聽！」阿瑛實在有夠氣，「將我阿瑛看做啥款人？」進前紳添過身萬般哀痛中，像心 tòe 伊去全款，阿瑛已 giā bōe 起感情 ê 波浪。彼陣隔壁庄一個姓葉開百貨 ê 頭家，某死 beh chhōe 人 thang 顧店。探聽著阿瑛 gâu hōaⁿ 店，就央媒人來提親。「條件 bōe-bái，」秀津刁持工 tī 阿瑛面前講互阿花聽：「M-nā 先過一棟樓仔厝互伊，規家伙手頭嘛攏 beh 互伊 hōaⁿ。」阿瑛 tiàm 邊--啊聽=咧，幹=咧做伊入去內底。實在心 ná 死去全款，無想 beh 再嫁。彼段時間伊才 tàuh-tàuh 仔體會出，查某 gín 仔菜籽命，這句話 ê 含意。Aih,萬般攏是命，半點不由人！彼陣 in ta 家官會 chhōa 全家夥去八卦山大佛 chhit-thô，原來有 in ê 用意。阿瑛才 teh 奇怪，chhit-thô 了，好好毋行落山，煞顛倒 pha 一大 liàn，幹對十八地獄落--來，原來是刁持工 beh 幹來節孝祠。「咱查某人上慘是翁--死、囡--去，」大家 lau 一 liàn 了，幹出來庭外，秀津輕聲對阿瑛講：「話講倒 tng--來，世間 chin-khoeh 像咱按呢歹命--ê。阿瑛，你若 beh 再嫁，阮無 beh 擋--你。」看阿瑛一直 hùiⁿ 頭，「咱毋免學貞節 má 按呢，古早人自有 in ê 想法及做法，總--是紳添過身並毋是世界末日...。」「阮 beh chiâⁿ 囡大漢--啦，阮無 beh koh 再嫁--啦。」「毋管按怎，阿瑛--啊，」聽阿瑛應話，秀津加真放心：「你攏是阮 ê 好新婦、好查某囡。」講著好新婦，阿瑛真知「厝兜」tiòh-ài 顧互好。厝兜頂有

ta 家官，下有後生查某团。尤其紳添過身，規厝兜 ê 擔頭攏 teh tī 身--上。厝兜是大家 ê siū，若再嫁，這個 siū 會變成按怎，阿瑛連想都唔敢想。厝兜比咱人卡要緊，咱 ài kā 顧互 tiâu、顧互好，che 是下性命 tiòh 做 kah 到 ê 代誌。

若講本 chiàⁿ 看無起慶堂，到尾--啊會改變態度，凡勢仔就是慶堂顧家、疼团，及阿瑛顧厝兜 ê 觀念真合。Ah 若講 in 會 hiah 熟、相知，猶是兩人 chiáp 做夥 ê 關係。Che 攏是彼塊 lām 田改菜園仔引起。阿典提議，beh 掌握菜源，地都有--啊，不如家己種菜，利純嘛卡濟。等菜股開--落去，péng 土 iā 籽、治草落肥、沃水 phū 藥、挽菜洗菜..。Oah, 攏 tiòh 工，「唔知 hiah 無閒，」阿典愈做愈 siān，想 beh kiu 腳。阿瑛看看唔是辦法，頭毛 kah ah [ā] 洗--落去，只好央慶堂鬥 saⁿ-kāng。慶堂真會交 tiāng--lih，暗頭仔整理菜園仔，續--落挽菜洗菜，透早送來菜架仔，歸尾規菜園仔 khang-khòe 攏伊 báu--去。雖然算算--咧無卡 tiông [tiòng]，有慶堂 khang-khòe tháⁿ-tiâu--咧，應菜架仔 ê 利便，互阿瑛加真免操煩。阿瑛嘛時 kiàⁿ 黃昏去園仔散步，順 sòa 看隔天光 ê 菜色。

自細漢日時顧店，暗時讀冊。嫁紳添了，無閒 teh 趁錢，兩翁某也唔 bat 相 chhōa 散步，庄腳田園景色，到三十外歲才去體會著伊 súi ê 一面。除了清風吹晚霞、流水伴鳥聲，凡勢仔阿瑛愛 lau 慶堂講一寡地方 ê 風物，互伊眼、耳大開。其實慶堂並無嘴 súi，不時是問--ê 人 teh 講，應--ê 人才 chhap 一兩句。像一擺阿瑛問：「你 bat 去迪化街無？」「Bat 去過。」「是咱台灣南北貨 ê 總根頭呢，」講 kah kám 仔店貨，阿瑛精神就來：「M̄-nā 山產海產，嘛是進口貨 ê 大盤。」Ná 聯珠炮，續--落去一直講：「我進前去，oah連魚船仔大陸貨都規厝間，beh tih 啥就有啥。」突然想起好笑 ê 代誌：「嘛有布市街呢。彼陣我大腹肚 phāiⁿ 永崧，看著布市就幹入去 lau-lau--咧，汰知影 lau 點外鐘出--來，su-pah-lù phah-m̄-kiⁿ [不見]--啊...。」「貨物仔都有人偷駛去 oh?」「猶有規車 ê 貨--呢！」阿瑛吐一下舌：「Tang 時仔互警察拖去保管，此 táu 無 phah-m̄-kiⁿ [不見] 卡佳哉。台北 oh 停車，規矩 koh 濟，以後阮就無愛去--啊....。」阿瑛想講若準 beh 去，遠路嘛 tiòh 阿添駛車。想起阿添....，話到嚨喉頭，硬加吞落。

其實兩人三 hōe 兩 hōe，難免會 hōe 對 in 家己翁某去。「順溝 hōaⁿ 一直去，thàng 大路汫頭水 chhiāng hia,」阿瑛洩出對 in 紳添 ê 深情：「阮阿添叫我嫁--伊，看伊規面紅 kì-kì，講著話 kiu-kiu-lun-lun, 驚我唔肯--呢。....我汰會唔肯--咧，伊人上實在，就是 bōe-tàng 陪阮一世人....。」傷感 ê 話不時會流--出來。全款慶堂嘛不時洩出對 in 阿香 ê 思念。Tī 無意中，慶堂透露，伊逐項都原諒阿 in 香，ng 望 in 阿香嘛 ē-tàng 寬諒伊 ê chhóng-pōng，回心 chóan 意，緊倒 tng--來。原來 in 阿香會去互

but hiah thiám, 是將幾 lō 年 beh 買厝儉 ê 錢跋跋毀毀--掉。「Ná 神魂互魔神仔掠去--咧, 簿仔底十八萬, 及兩口活會攏標去跋掉！」彼陣下港做工仔人 beh tiàm 台北買厝, 是無法度 ê 代誌。毋 koh, 三重埔公寓才五、六十萬, 汰會知影想 beh 去過定, 歹運去互人掠去關....., 歸尾錢無、某 koh 走--去。慶堂不時怨歎, 是按怎天公伯--仔會對伊按呢。伊毋信阿香 hiah 絕情, 問題是阿香汰攏無批無文, 無消無息--咧....。

明棋自彼擺失態, 見著阿瑛歹勢歹勢。阿瑛認為酒後 kek-khong, 當做 ná 無發生--咧, 來化解明棋 ê 不安。毋 koh, 阿瑛黃昏愛去園仔 lau-lau--咧, 煞互 in 永崧加話。1983 年春, 永崧吵 beh 參加台中區高中聯考。阿瑛聽 in 導師講, 依實力大概 tī 二、三 khám 志願, 若考彰化區, 彰中猶有望。「人阿錦 tō beh 考台中, 我就 bōe 用--得？」永崧大聲抗議:「伊是贏我佻濟？」阿錦是日昇 ê 換帖大, 陳榮進 ê ban 仔囡, 人攏叫 i-su-juh, 陳理事五十歲生 ê, 規家伙仔惜 kah ná 命。毋 koh, 阿瑛猶是毋肯, 台中 tiòh pōaⁿ 車, 不比彰化方便。尙且台中若考 bōe 著理想學校, 不如讀在地。永崧看 in 毋--a 毋肯, 轉求阿公、阿 má, 日昇雖然疼孫, 猶是尊重 in 毋--a ê 決定。自按呢了, 永崧讀冊就放鬆, 退步真濟。阿瑛一下問--咧, 應講 tō beh 考彰化 nā-tiāⁿ, ā-sái siuⁿ 拚, 惹阿瑛傷心 koh 替伊煩惱。一日, 清明過了日頭有卡長, 阿瑛卡晏煮暗, 永崧 bōe 赴食就 beh 去補習, 阿瑛緊飯炒肉絲參 nng 先互食, 脆丸仔湯都才咧滾, 永崧飯 pe 無幾嘴:「毋是清明去 kùì 紙, 抑是炒阿爸愛食--ê...」雖然永崧規嘴飯那哺那講, 阿瑛聽 kah 真清楚。「干單守 tiàm 菜園仔... 你敢有影愛阿爸? 你攏騙--ê! 雄雄碗箸大下 khng--落去:「全 hau-siāu--ê! 冊 phāiⁿ 仔 phāiⁿ--咧, 飯也毋食, 幹--咧做伊走出去。

阿瑛手捧碗公, tú beh khat 丸仔湯, 看 in 永崧飯碗 phiaⁿ--咧 chông 出去, 規個人煞 gāng tī hia。毋知佻久, 嘴舌 chng 著嘴 phóc lìn--落來 ê 目屎, 才回魂--過來。忍 bōe-tiáu 彼兩港 ná teh 落雨, 直直摔--落來。講伊無愛 in 阿爸? Gín 仔人 bat 一下啥! 阿瑛真想 beh tng 面質問永崧, 知影這幾年阿母按怎過--ê? 毋是掩 tī 棉 chioh 被底匿 teh 哭, 無就怨命運作弄, chheh in 阿爸 kā 放--咧...。總是為著 ta 家官、gín 仔 phí, 伊甘願犧牲家己來 chhiāⁿ 家...。人講守寡 tiòh 目屎準飯吞, 來 chhiāⁿ 囡大漢。永崧汰 hiah bōe 曉想--咧, 會毋知伊卡按怎想 in 阿爸, 猶毋是棉被 kah 毋知燒, 心 bōe 清、bōe 靜、chia bōe 落眠...?

阿瑛 oan-ná 耳風仔聽著一寡閒話, 伊真氣永崧連 he 「哺舌話」都會入耳, 對阿母都會誤解! 也毋想阿母雖然守寡, 也是受教育 ê 人。冊讀入耳, 墨水 lim 有落腹。「若毋是 ài 顧 kám 仔店, 」日昇時常按呢 kā o-ló:「實在 tiòh 栽培..。」阿瑛自認冊讀有 ti 仔內。彼陣規陣學生排列通學, 行入八卦山牌樓, 毋是無人去注意著壁角仔節孝祠, 實在是毋知 ài 按怎 kā 定位。是偉大 ê 傳統? 女性 ê 光輝? 歷

史 ê 悲劇？抑是時代 ê 笑話？人性 ê.....？講起笑話，阿瑛想起規列同學放學 ê 時，「Lín 知 in 暗時暈 bōe 去，按怎拖磨時間無？」玉美--啊就 bat 笑 in:「Iā 豆仔、khioh 豆仔度暗 ê。」隨有人應講：「汰 bōe 曉 iā 土豆、ná khioh ná 食卡 bōe-siān?」「Hioh! 食會落去，ā-sái 驚暈 bōe 去。」規陣同學 ki-ki-kiak-kiak 自按呢 hōaⁿ --過。想 bōe 到紳添過身，阿瑛煞 tiòh 來面對這款困境。伊總 bōe 用得關 tī 房間仔底，隔絕外面 ê 世界。伊 tiòh 做生理，ài 及人 chih 接。佳哉久年讀 ê 冊，無形中產生穩定作用。『克己復禮為仁』，咱若修養家己，克制家己，面對外口花花世界，就會知 ài 按怎規範。『發乎情止乎禮』，及人做夥就有準節--囉。

幾 lō 擺阿瑛想 beh chhōe 永崧好好仔開講--一下。一方面永崧 beh 考試，驚伊分心；一方面實在猶細漢，毋 bat 人情世事，驚伊聽無。尙且，永崧 ná 像 teh 閃避伊....。á 無，阿瑛 ài in 永崧知影，阿母做事光明正大，免匿匿 chhih-chhih。伊若願意，伊會用得大大 pān-pān koh 再嫁，chhiaⁿ-chhiaⁿ-iāⁿ-iāⁿ 互人駛烏頭仔車，kòng 鼓拍鑼迎娶--去。伊會用得按呢做毋做，為啥 mih?Koh 為啥人？互永崧家己去想...。起碼，好 bái 話 tiòh 分清楚，損人名譽 ê 閒話毋 thang 輕信。Mài 講阿母，人慶堂有某有囡，雖然某無 tī--咧，人猶毋是 teh 等 tng--來....。

1 3 .

雖然阿瑛 liām-piⁿ 無閒店口，liām-piⁿ 無閒 gín 仔 ê 代誌。操煩 bóng 操煩，日子 teh 過，也無大波浪。毋 koh, 翻 tng 年續--落來幾項代誌，互阿瑛一生感情起落真大。1985 年，阿瑛 oan-ná 四十歲--啊。新正年頭，暗頭仔 beh 關門時，阿 nai 雄雄 chōng--來：「阿姨！阿姨！」叫著雄界界，互阿瑛 chhoah 一 tiò。原來慶堂高雄 tng--來，家己關 tī 房間仔內，酒 lim kah 醉 bāng-bāng。Tī 阿瑛印象中，猶毋 bat 看慶堂 lim 酒。聽阿 nai 講，緊 tòe 倚去看 māi。有影慶堂門門[chhòhⁿ]-咧，家己關 tī 房間仔底。「開門--啦，有啥代誌出--來講講--咧，mài 互人操煩--啦。」雖然阿瑛門 lòng 著真狂真雄，除了一陣一陣酒味 chhèng--出來，猶是無聲無說。「是按怎--啦，活 beh hehⁿ 驚--人，」阿瑛 chiāⁿ 耽心慶堂為啥代 teh 想 bōe 開：「你關 tī 內底，放互 lín 查某囡 teh 狂敢 tiòh?」阿瑛出嘴想 beh kā 罵，門拍兩下，罵煞變做 háⁿ：「好，做你 mài 出--來，我叫人來 kiāu 開。」最後彼句話 ná 像發生作用，無佬久門拍開。阿瑛看慶堂規個人 a-a-cha-cha, 頭毛散 phún-phún, 目 kho ham-ham, 毋 bat 看查埔人未出聲，嘴 kho 先 chhoah:「阮.....阮阿香....阮阿香....，」突然對面前阿 nai 攬--咧，òⁿ 聲 òⁿ 聲：「Lín 媽媽....lín 媽媽....死去--啊啦。」話煞隨 hōⁿ 出聲，倚 tī 邊--啊 ê 彩玉 ôa--一下，tòe 哭--出來。想 bōe 到規口灶、父囡三人，日時望、暗時想，思思念念阿香緊 tng--來，無議誤煞來得--著過身 ê 消息。看 in 規家伙哭 meh-meh, 阿瑛嘛 tòe 心--酸、目 kho--紅。Beh 出聲安慰，顛倒哭倚參--咧。本 chiāⁿ beh 問卡詳細--咧，慶堂干單講伊認屍了--啊，是阿香無 têng-tāⁿ, 其他就無 koh 講--落去啊。

彼擺了後，慶堂攏毋 bat koh 提起 in 阿香 ê 代誌。雖然阿瑛疑問重重，幾 lō 擺想 beh 問詳情，慶堂攏無 koh 提起。Kah ā 人都無 ài 去 kháp 著傷痛，khók-khók kā 人問，顛倒惹人嫌，阿瑛就無 koh 追問。可憐這對姊妹花，望--啊望，望 in 毋--a 看會 tng--來無，ng 望煞成空！阿瑛感懷身世，將心比心，對阿 nai 姊妹更加關懷。及慶堂--咧，嘛牽藤挽豆，koa-koa-kat-kat, 話屎 bōe 斷！秀津就深受遮 ê 閒話困擾。進前風風雨雨伊無 khng tiàm 心內，認為阿瑛 bōe gōng kah 去及工仔人 kō-kō-纏。毋 koh 種種聽著 ê, ná 像 gín 仔 teh sng--咧，互伊放 bōe 落心。「你無看 in 行偈倚，」阿花對阿瑛一舉一動上好奇：「我敢講若無腰相攬--咧，一定手相牽--咧。」阿花 bat tī 園仔偷看 in teh 散步，隨報互秀津知：「阿瑛 ê 名聲，規家伙 ê 性命！毋 thang 互庄--裡 ê 人做話題 heh。」阿花及秀津 ná 姊妹--咧，對阿瑛及慶堂的一 khang 一隙〔phāng〕，加真 tì 意及關心。照顧秀津 ta 家，新婦 ê 心互秀津感動心領。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啥人知慶堂腹肚內 té 啥，伊猶 koh 是 chhit-thō 仔出身。」阿花勸秀津 tiòh 卡細膩--咧：「古意是人 kek--ê，慶堂是咧 siàu 想人、抑是財產？凡勢仔攏 beh tih oh!」最後彼句話互秀津 tiòh 驚：「咱也毋是無--ê 人，chiàⁿ 會堪得互 pheⁿ--一寡啦 hohⁿ?」有影阿瑛及慶堂 teh i-bú-chī-chhū, 實在無巧，實在無巧。其實秀津對慶堂並無成見，對阿 nai 姊妹嘛真疼-thàng。伊 bōe 瞭解阿瑛是叨一條腸仔去 phòah--著，會及慶堂 kat kah hiah 燒 lō。自十歲 chhōa 大，將阿瑛當做家己查某罔疼惜，後--來收起來做新婦，不幸紳添來過身....。雖然命底註定，毋 koh 若 beh 嫁，伊十年前 tiòh-ài 嫁--啊，ā-sái 等 kah 此陣，白守十外年 ê 寡？Ah á 是 ná 阿花 ioh--ê，慶堂無安好心，有企圖--ê?阿瑛 gōng-gōng 去互伊 ê 臭汗酸 hiàn chhèng--著？煞 tiòh thèh 錢 teh siàn 緣投！阿瑛引起種種風風雨雨，秀津直直忍 bōe tiâu, koh 毋知 beh 按怎 kā 阿瑛勸解，tiòh 緊投互日昇聽！「風聲 pòng 影--啊，無影無字跡 ê 代誌，你也 teh 信 kah 彼 pêng 去。」日昇聽秀津講 bōe 煞就 kā 駁[pok] 掉：「腰攬--咧也好，手牽手 teh chhit-thō 也好，咱阿瑛才 bōe piⁿ he gín 仔齣--咧，你免聽阿花 teh hōe。」「á 無，猶有啥大人齣？你講來聽看 mā--咧。」秀津講無幾句，互駁掉 chiàⁿ 不服：「我是驚伊...驚伊...互人煽動--去。」「阿瑛 beh 互人煽動會去 oh?He 真拚--咧！你無看這幾年做生理精 kah ná 啥，你免操煩--啦。」日昇 ná 像 chiàⁿ 感慨：「Taⁿ 自細漢 kā 捏大，幹--咧 oan-ná chiūⁿ-siap--啊，若 mài 紳添過身去，今仔日阿瑛嘛 bōe 過得 chaih 艱苦。雖然是命....，咱嘛無愛看伊一個面 òng-tng òng-tng。尙且阿瑛在來就人人好，人人 o-ló，及人有講有笑。伊真知所做 ê 代誌，咱免 kā khòa 心--啦。」「你干單會曉行廟寺 nā-tiāⁿ, taⁿ 你知一下啥。阿瑛加足 gâu 粧你知--無？加 hak 幾 lō 領衫你知--無？面加佻 chhun--咧你知--無？是按怎心花 hiah 開...？」秀津對日昇頭殼 kā thuh--落去：「你無目 chiu,我及你 teh 青 mê--咧。老--ê，毋 thang koh tèⁿ 恬恬--啊啦。」互秀津 thuh--一下，日昇 sîm 規晡才開口：「無，你看慶堂按怎？」「熊抑虎你也知！」秀津嘴 tâng 嘴 kā 應 tò 過：「咱有--ê 去 thîn he 無--ê...，敢 tiòh?」「Oh...，」日昇 oh 牽長一聲，ná 像對這一聲中，掠著秀津 ê 想法。伊試探性問 in 老伴：「...我看慶堂猶算樸實，阿 nai in 嘛真乖....。」話都講未煞，秀津聲喉已經吊 kōan:「無--啊，阿瑛心頭 teh bōe

在，你煞 tòe 咧老番 tian!」續--落去對日昇 hiáh-頭加 thuh--一下：「慶堂 in 父仔囝，好 bái 是 in 父仔囝 ê 代誌，你毋 thang 牽牽對咱兜來。」秀津 ê 想法，日昇聽 kah 真清楚：「倩慶堂種菜，彩玉、阿 nai 姊妹鬥腳手，in 趁 in ê 工錢，咱及 in 是無 tī 代，你毋 thang kā 我烏白想 heh!」雖然翁某會幾晷久，上無日昇真知老某 ê 想法。「凡勢仔無咱想 ê 按呢，」日昇安慰秀津：「阿瑛毋是 chhóng-pōng 毋 bat 世事 ê 人--啦。」秀津 ê 觀察無真 tiòh，嘛無差到叨去。感情 ê 代誌，連當事人阿瑛家已都掠 bōe 定，mài 講第三者--啦。歇熱過了，阿 nai 讀國中，歇暍時不時幹來鬥腳手。「阿 nai 是福星，來鬥腳手，咱生理做著加佻順佻在--咧。」阿瑛講阿 nai 姊妹致蔭大家趁錢，不如講及阿 nai 姊妹 chiáⁿ 有緣，不時聽著「阿姨，阿姨」互伊 chiáⁿ 貼心。尤其阿 nai 依賴 ê 個性，講著話 sai-nai 氣、sai-nai 氣，tú 互阿瑛母性發揮 ê 空間。Á 若 in 阿娟 oh, 啥代誌都有家己 ê 主見，無 thang 互人加講兩句--啊。一、兩年來 sòe 厝台中讀冊，有 tang 時仔連歇暍都無 tng--來。雖然是親生囝，親厝親，猶卡輸阿 nai 有 teh chiáp 做夥。阿瑛對阿 nai ê 關懷，無形中合倚了伊及慶堂 ê 感情。1985 年 ê 台灣庄腳，tī ta 家官 tī--teh, gín 仔讀到高中--啊，對守寡到四十歲 ê 阿瑛來講，並無 thang 互伊佻大 ê 社交空間。尤其阿瑛算相當理智 ê 查某人，男女感情 beh 像少年家去「電著」，彼款熱 phut-phut 是 oh--囉。論真講，阿瑛及慶堂 ê 感情，及 kháp 著男女之私猶差遠--咧。顛倒身軀邊 ê 人，掛有色目鏡，用無成熟 ê 男女關係來看待--in, 才是 hiau 倖。無意中阿瑛將慶堂及紳添比較時，in ê 感情才略略仔起行。菜園仔 tī 田中央，車駛 bōe 倚，一工阿瑛肥料 chhia 來汫頭水 chhiang hia, 慶堂順溝岸擔入去。汫頭互阿瑛真深 ê 感觸，來到遮就想著 in 紳添 kā 求婚彼一幕...想伊嘴唇 khòk-khòk-chhoah, 出嘴 kiu-kiu-lun-lun 實在 chiáⁿ 無膽。就是結婚了，阿瑛聲喉比伊大、話嘛卡濟...。總講本性條直，無嘴無 súi，慶堂 tú 及伊全款！...無張無持 kā 兩人合做夥比 phēng...，阿瑛頭殼隨浮出 in 兩人 ê 影。「有影 in khang-khòe 恬恬仔做，gōng-thuh gōng-thuh 真相全...。」Koh 一下想，「Ai-ioh, 我 ná kā in 兩人做比較？無全、無全，慶堂加佻臭老，哪有 thang 像阮阿添 hiah 漂 phiat koh 緣投...。毋 koh, 我汰愛及慶堂伊做陣....？」阿瑛想前想後，煞 sa 無一支柄，「到底我是 it 著伊佻一項？抑是我阿瑛犯賤心亂 chông?Aih, 連流水 hoah 過溝草 to 攏說出阮淒涼、淒涼 ê 心聲....。阮 ê 哀怨，汰無人聽見=咧...？啊！敢會阮紳添聽--著，體貼 in 阿瑛啊差來做伴？Beh 來分攤阿瑛啊 ê 鬱悶、憂傷...？Mài 互阿瑛啊在生過--著 hiah hông-hiáⁿ....？Aih, aih...，我阿瑛是想對叨去...？慶堂敢會關心我及阮厝兜？Ná 像我疼 thàng 阿 nai in 全款...？」當 teh 烏白想，迎頭看慶堂空籠擔倚--來。阿瑛回魂過--來，突然 gín 仔性 giá--起來，跳落圳溝...。「汰跋落水底...？」慶堂 chông--來，chhun 手就 beh kā khiú--起來，哪會知腳馬倚 bōe 在，顛倒互阿瑛挽倒--過，規個人跋落水底。「Beh tâm 大家 tâm，」聽阿瑛笑 hai-hai, tang 時仔刁工 tng--伊 ê。雖然水無深，才到腳頭窩。阿瑛 chháp 水 sng kah ná gín 仔--咧，規領衫噴 kah tâm-lih-lok。「會去寒--著，」慶堂 khòk-khòk 勸阿瑛緊 peh--起來：「幹--咧 oan-ná 暗--啊。」一下慶堂無 beh 及伊 sng, koh khòk-khòk

叫 peh--起來，阿瑛水愈 chháp 愈無味，暗 lé 一聲「柴頭 ê!」也嘔 chhap--伊，顧家己 peh 起來岸頂。

16 ·

阿瑛、慶堂雙雙是 liàn 落愛情 ê 甜窟--囉。等阿娟 kā chhoa tng 來戒斷，in 就 beh 來嫁娶。阿瑛自認對慶堂及 gín 仔 ê 愛是無分--ê，是雙輔雙成--ê。伊深信慶堂全款愛伊及 gín 仔。日昇真明理，一下聽阿瑛講起，想著日据時代看著 hiah ê 鴉片 hun 鬼，一下手就覺察著代誌 ê 嚴重性：「有彼 lō 食了及鴉片全款 ê 物件？He ā 會得直！半暝仔嘛 tiòh-ài kā chhōa tng--來。....就講阿公、阿 má 想伊想 kah 起破病，嘔信伊 bōe tng--來。」阿瑛自按呢駛車載慶堂去台中 kā 阿娟騙 tng 來厝--裡。Siàⁿ-siàⁿ--啊尿驗出有食安非他命 ê 反應。阿瑛聽慶堂 ê 話，tò 院戒斷。雖然講盡好話，看阿娟 gōng-gōng 仔使性地，目火強 beh tòh--起來，知影猶嘔 bat 好 bái。慶堂講為著救伊一世人，阿娟一時 ê 怨 chheh,免 khò 在心...。可歎，卡想都想 bōe 到阿娟性地 hiah 烈、叛逆性 hiah 強，做嘔 tiòh 代誌、行嘔 tiòh 路攏 bōe 反悔：「Kā lín 祖 má 當犯人關--起來 sioh?阿瑛你真 kā 天公借膽--啊 heh!」去探望時就 kā in 媽媽大聲 chhoh 臭 chi-bai、siáu 查某、愛人 kàn!伊一定會互大家歹看；若無 kā chhōa tng--去，規家伙仔 beh 互車跋 péng!阿瑛實在互阿娟惡毒 ê 態度驚--著，若嘔是慶堂 chah--咧，險險仔煞會互阿娟 phah--去！慶堂勸阿瑛 tiòh 忍耐，聽醫生 ê 話，緊改掉卡要緊。佳哉無佻久，醫生講會用得退院。阿瑛規個人，已經互舞到 thiám kah,猶是無 thang 歇喘--一下..。「看--來 suh 安非他命猶無久，藥物依賴性猶無明顯。嘔 koh,心理依藥性 tiòh-ài 繼續治療。」「以後會 koh 去食無？」「嘔才講 tiòh-ài koh 來看，繼續心理輔導....。」醫生嘆口氣：「安非他命 tī 外國流行，害死佻濟少年 gín 仔--咧，看--來咱台灣 oan-ná 走 bōe 過手。Che 是一個嚴重 ê 社會問題，做父母 tiòh-ài 卡有耐心--咧，tng 去了後嘔 thang kā 罵，增加壓力。」「Á 讀冊--咧？」「Ài koh 繼續互讀--啊。....若驚互進前吸安彼陣人拖歹--去，轉學 ē-tàng 考慮看 m̄i, 換新環境也好。」出院後 ài 注意 ê 代誌，tng--來厝--裡阿瑛逐項都 chhōe 慶堂參詳。汰會知為著按呢，惹生風波。秀津自阿娟 chhōa tng 來戒斷，吵吵鬧鬧，心肝疼 tiuh-tiuh。將 gín 仔關入病院，實在 siuⁿ 過份。是講人親老母都做會落心，也無愛加話。嘔 koh,看著阿瑛也 bōe 曉避嫌疑，一日到暗慶堂、慶堂差出差入，koh 叫著親辱辱〔chhin-hò-hò〕...，「聽著會 giâ 雞母皮，」秀津對阿花講：「也 bōe 曉留互人探聽--一下，今仔日 gín 仔按呢，猶及查埔人 teh 纏。無想孤男寡女，sêng 啥 mih 体統！」「In 才無咧信--lín 咧，」阿花順秀津 ê 話尾：「凡勢仔歸尾會 chhōa 入來內底，時到 ta 家官 ná teh ta 家官--咧！」阿花添油加醋：「今仔日阿娟會按呢，oan-ná 序大做得來--ê，ā 有一個四十外--啊，猶嘔認份，像 gín 仔 teh khiú-khiú-lák-lák, bōe 曉知見笑。」「就是 m̄, 講 kah 阮彼 kho 死人，据在 in teh 使目尾，也 bōe kā thok-頭。Aih,tú 互這款老母，thōa 歹這款囡！」看秀津氣 kah 按呢，阿花緊 kā 安慰：「Chhōe 一下時間 kā 講講--咧啦，...m̄i 互 bōe 記得猶有 lín 兩老就好--啦。」都無兩工，秀津晝後困醒，聽著 kám 仔店 teh 大細聲。自阿娟

退院，母仔罔不時冤家。阿瑛若創啥，阿娟攏刁意故 kèh 人 kōaiⁿ。「按呢也嘞，按--呢也嘞，你叫媽媽是 beh 按怎！」阿瑛性地強 beh giâ--起來。「Lín tō 上 gâu 設計--啊，猶 koh teh 驚啥？Á 若驚，你會使 khō lín 長工仔來監視 kòh。啊，tiòh--啦，做我 ê 保鏢嘛好。」原來 in koh teh hōe 轉學 ê 代誌。阿娟互 in 騙 tng 來改，自認大失面子，所有阿瑛替伊設想--ê，一概反對：「無，mài 讀--soah,也無咧佹稀罕--啊。」阿瑛實在互激 kah 也氣也傷心。Chit-má koh keng-thé 人慶堂是長工仔，真 bōe 堪得氣：「Lín 慶仔叔爲你走 chông, 你也嘞是嘞知，beh 別人，人 beh chhap--你咧。」「爲我 teh 走 chông?敢爲你 teh chông--咧。Lín teh tin-tin-tang-tang,tú 好我做 lín 的 jī 仔，互 lín kōaⁿ 起 kōaⁿ 倒。」自 tng--來，阿娟啥代都及伊對 kèh。若無慶堂一再勸伊 ài 忍耐，伊會氣 kah pòk 炸。「安非他命損害、控制咱人 ê 心神，及一般破病無全。這時是按怎 tiòh-ài 精神、神經科方面 ê 醫生看。一般 thèh 藥仔食了，抑是外科開刀了退院，歇暈--一下病就好。安毒對咱人 m-nā 肉体，尤其精神傷害足大....。」Che 是慶堂一再叫阿瑛 tiòh 吞忍，用最大愛心、耐心及時間，來化解阿娟刺 giâ-giâ ê 個性。嘞 koh,阿瑛無 beh 應話嘛 bōe 用--得，阿娟 ioh〔kiò〕是講輸伊--啊，煞得意--起來：「先講--咧，我無 beh 轉學 oh,若驚我 thōa 歹，做你叫長工仔 tòe 卡 ân--咧啦。」「一句也長工仔，兩句也長工仔，人雖然做工仔人，嘛嘞是白趁--ê。」阿瑛真耐性講互理解：「人趁流汗錢，咱嘛嘞 thang 看人無...。」「oh,按呢我知--啊，莫怪流汗錢歹趁，換做狗頭軍師軟路仔錢卡好賺。」「你講 he 話嘞驚互雷 chim,lín 慶仔叔爲你費佹濟精神，你頭殼嘛略略仔想--一下，講啥 mih 狗頭軍師、啥 mih 軟路仔錢。」阿瑛講話儘量落軟，無 ài 刺激--伊。阿娟煞得寸進尺：「Lín 慶仔叔、lín 慶仔叔叫著 hiah 酸甘甜，我看 lín 客兄卡差不多--oh。」「你...你...你烏白講啥！」阿瑛氣著聲會顫。阿娟一下惹 in 媽媽受氣，煞 koh 卡得意--起來：「我講 lín ná 客兄夥 kī, 相鬥倚...。」「Piák」一聲，阿瑛出手對阿娟嘴 phóe kā 擱[koat] 起--落去：「你...你...嘛 tiòh 留一下仔口德。」阿娟無議誤 in 媽媽會 kā 擱--落去，嘴 phóe 掩咧 gāng--一暈。突然 ná 起 siáu--咧，出大聲嚷：「明明是狗男女，ā-sái 驚人講！奸夫淫婦！siáu-賤人！」東一句狗男女，西一句奸夫淫婦，koh chhap 一聲 siáu 賤人。大聲馬喉，ná 起 siáu 全款。秀津 tiàm 內底聽 in 一句來一句去，看看無緊出--來 bōe 用--得。阿花聽著大聲嚷嘛走倚--來。阿娟已經失去理智，兩人真無容易才勸阿娟恬--去。阿瑛規個人已經互氣 kah lāk-lāk-chhoah,規面青 sún-sún。「Kā lín 媽媽會嘞 tiòh,」秀津教訓阿娟。阿花嘛 tòe 催：「緊 oh,緊會嘞 tiòh。」嘞 koh,阿娟嘴 hām-hām,嘞 chhap--in,做伊 chông 入去內底。「Aih,這個 gín 仔，」秀津安慰 in 新婦：「Mài chhap 伊--啦，sîm--tāk-kú-a,伊就知嘞 tiòh--啦。....是講性地汰變 kah hiah báí,對待媽媽 ná 冤仇人--咧。」「頭 tú 才險險啊去互驚--著，chit-má ê gín 仔愈來愈嘞是物。」阿花心肝頭 loah 兩下：「Ná 像足 chheh 慶堂 ê 款？」「Ài 伊好，伊 tō bōe 曉想，」秀津 hùiⁿ 頭：「驚做是誤會卡大。....阿瑛啊，嘞是我愛講你，及慶堂嘛略略仔避嫌疑--一下，嘞 thang 行 hiah 倚。」「就是 m̄,連阿娟都按呢講，....無影無字跡 ê 代誌，會講 kah hiah 歹聽，oan-ná 家己 tiòh 檢點--一下。」秀津聽阿花接續落去，發覺 tiòh-ài 趁這陣

kā 話講清楚：「阿瑛啊，講--起來咱也毋是無 ê 人，tī 庄--裡猶算有名望。及慶堂這款做工仔人...，taⁿ 你聽阿娟一句長工仔、兩句也長工仔，你應該知影伊及咱是頭家薪勞，咱出地，伊出工種菜互咱賣。清清楚楚，無 koa 無 kat。」看阿瑛恬恬，秀津做規氣直講直拍：「你總 bōe gōng kah 去嫁--伊...？」「Aih-ioh,」話都未煞，阿花已經接續--落去：「阿瑛佹精光--咧，才 bōe 去及做工仔人 kô-kô 纏--啦。人講揀--啊揀，毋 thang 去揀著賣龍眼。阿瑛是頭家娘身份，嘛 tiòh-ài 董事長、大老闆彼 pān ê 才會賜配，及慶堂 he 土夫仔 oh?都無咧笑死人 kòh。Tiòh m̄，阿瑛，mài chhap 阿娟 teh 烏白講。」自細漢分--人，日昇翁某是惜命命。教--ê 有，也毋 bat phah--一下。阿娟兄妹，細漢到 taⁿ,全款教--ê 有，phah--ê 無。Tú 才攔彼下，阿瑛是急怒攻心，攔了懊惱加傷心。秀津及阿花倚--來，頭仔伊一句話都聽無入耳。干單家己對家己講，「目屎 bōe 使 liàn 落--來，這陣 liàn 落--來，我阿瑛就毋是阿瑛囉。」等回魂過--來，in ta 家及阿花，一個童乩，一個 khiá 仔，tng 面評論伊及慶堂--起來。阿瑛想 beh 應話，發覺情緒未 teh,未出聲嘴 kho 煞會顫。規氣聽 in 兩人按怎盤--nóa。「人心 cháh têng 皮，慶堂一 kho 人，無財無產 kâⁿ 兩個 gín 仔。敢會知安啥心？會 siàu 想你 ê 錢--無？...阿瑛--啊，守寡上 gām 是啥？Thèh 翁婿津--落來 ê 錢 siàn 緣投--neh。」「幹--咧 oan-ná beh 做 má--啊，...」「Mài koh 講--啊啦，」阿瑛頭殼 moh--咧：「我頭殼 thiàⁿ kah,阿 î--啊，店互--lín，我出--來一下。」阿瑛車駛--咧，据在風沙 chhiàng 入窗仔來。一粒頭 jī-kà-kà，車順路直走，不知不覺，駛來到汙頭水 chhiàng hia。阿瑛車 tòng--咧，突然頂身 phak tiàm 方向盤，chi-chi-chhng-h chhng-h 哭出聲--來。「你看阿娟 kā 我 chau-that kah 按呢，今仔日猶毋是為著驚伊 phah 損--去，人慶堂 beh chhap 伊--無？」阿瑛愈想愈傷心：「你做你死死--去，你無代誌--啊 hohⁿ,放我 beh 按怎--咧？一個 gín 仔嘴會 hiah 毒，是你教伊講、叫伊講--的 sioh?你是 ài 我神 chí moh tiâu?抑是真心咧愛--我？我答應你 kā gín 仔 chhiàⁿ 大、chhiàⁿ chiàⁿ-mih。看著阿娟按呢，我佹驚--咧你敢知？阿 î 干單埋怨我對阿娟 siuⁿ 嚴。我毋知按呢做 tiòh--無？毋 koh,聽著慶堂 in 阿香按呢我嘛驚...。」哭哭--咧，氣 tháu-tháu--咧，阿瑛 tàuh-tàuh 仔恢復神智：「你是毋是咧氣我及慶堂相意愛？阿 î ê 好意，我記記在心。伊實在關心--我，驚我食著 keⁿ[kⁱ], 去互人 sut--去...。我做--ê 代誌，好 bái 我會擔。阿娟將我看做水性揚花 ê 女性，是按怎大家攏 bōe 曉倚 tī 我 ê 立場看待我？Moh 你 ê 神 chí 仔過日，足艱苦--ê neh?你死我無 beh 互你拖累一世人。你真真正正愛--我，就 ài 互我快樂樂過日。慶堂做夥幾--lō 年，我 bōe 看 têng-tâⁿ。你放心，我答應你等阿娟 chōaiⁿ 正 tng--來，才來 hòat 落阮 ê 代誌。從今起，bōe 互慶堂 chhap 阿娟。查某囡 oan-ná 你 ê，你 tiòh 保庇伊 ê 心性緊 ké 變。我實在互舞 kah thiám kah,阿娟你嘛疼過頭，chit-má 伊 ê 心神去互魔神仔吸--咧。你 bōe 使 koh tèⁿ 恬恬--啊，á 無，我會先倒--落去...。」可憐 ê 阿瑛，伊自按呢傳達信息互慶堂。為著 gín 仔，in 必須將感情冰--起來。真歹勢，有影真心愛伊，嘛想緊 beh kā 煮飯、洗衫。毋 koh,tiòh-ài 互 in ta 家官、gín 仔 bōe 排斥。慶堂若愛--伊，ng 望同心協力，扭轉親人 ê 反對。這段時間，in tiòh 疏遠，阿 nai in 嘛 bōe 叫過來鬥 saⁿ-kāng--啊...。

Làng 無幾日，阿瑛專工去 chhōe 玉美--啊。玉美是同學內底上早嫁查某囡--ê，全家夥猶浸 tī 喜事 ê 氣氛。阿瑛講無兩句，玉美隨 chhōa 入去房間仔底。「做你按呢做無毋 tiòh，」玉美真 kā 歡喜：「Á 無，暗時仔 khòe 腳、hahⁿ 燒嘛好。」玉美是伊自細漢 ê 姊妹仔伴，啥 mih 話都講：「我 chhím 嫁查某囡，凡勢仔你毋知，像你 che 守寡 ê，chit-má 真無行情呢。Lín 永崧未娶你無 tú 著，人聽著少年守寡，單生孤後生的，除非戀愛，無，人驚嚇驚死。」「Oh?...有這款代誌...？」阿瑛 beh 信仔 ná 毋信：「進前 bat 聽毋互新婦關房間仔門，也有三更暝半 chhu 入去新房偷 kah 被--的。」阿瑛 hòiⁿ 頭：「啥 mih 時代--啊，敢猶有這款 ta 家？」「啥 mih 時代出啥款 ta 家，換新 ê 戲齣。公所一位同事 in 小姑就去 tú--著。」玉美本性原在，嘻嘻哈哈樂暢性，一條腸仔 thàng 到底，全款熱心、厚話：「你知伊按怎講？」玉美刁持工 kek in 同事小姑投[tâu]互人聽彼款口氣：「講細聲話敢會用--得？講是咧 kā 偷罵。及阮翁卡好--咧，也有代誌。我才毋情願互罵--咧！像我 kā 阮翁 chim 一下去互看見--著。干單 chim 嘴 phòe nā-tiāⁿ，伊就 bōe 得直--啊。罵我無一下查某款，bōe 曉知見笑！我毋是刁持工 chim 互看--ê 啊，koh tī 厝--裡，也毋是 tī 街仔路。害阮出門連手都毋敢牽，ài 等行遠，越頭看有 tòe--來無，才敢牽手...。」「愛講笑--啊，」阿瑛互玉美--啊 kek he 聲 sàu，koh 講 kah 有一下款，將信將疑：「若講卡掩護家己後生，對新婦卡 khiau-khi 是有影，無像你講 ê hiah ku-sui--啦。」

「才講--咧，“一擺煮『酸辣湯』，煮了有卡 hiam--一屑仔，就罵講 beh 害 in 囡，明知 in 囡生痔瘡，猶煮 kah hiah hiam!Ku-ku-mo-mo,小題大作。也無想 in 囡是阮啥人。”嫁這款 ta 家實在真 thiám 頭，煞像兩個查某咧搶一個查埔--咧。“上驚是無代無誌，都會疑神疑鬼。kháp 著就投伊守寡、chhiāⁿ 囡 ê 苦楚。Ná 像遮--ê 苦楚，tiòh 後生、新婦補償--咧，都毋是欠--伊 ê kòh。”In 後生互伊目屎流--一下，就講媽媽食足濟苦水，tiòh 讓伊，逐項都 àⁿ in 母--á...。」阿瑛愈聽心頭愈 chát，玉美是愈 thih 愈有精神，愈毋收煞：「“一擺我講為著上班方便，gín 仔大漢嘛 ài 讀好學區，不如搬徙市內...。你知伊按怎--無？講我使弄 in 囡 beh kā 放掉！講伊 chhiāⁿ 囡無目的，干單會曉聽某嘴，你看會氣死人 bōe?也毋是無 beh kā chhōa--去，koh 毋聽人講。歸尾猶 tiòh 我會毋 tiòh，伊才煞--去。『真是有病，心理變態』！」阿瑛啊，啥 mih 三從四德，全是 hiah ê 查埔人 piⁿ 猴弄、pián--人 ê。你做你嫁無毋 tiòh! 彼塊田我 chiah kā 你斟酌--一下。」阿瑛受玉美--啊真大 ê 鼓勵。嘛互伊心驚，「有病，心理變態！」這幾句話猶 tiâu tī 耳孔根--裡。敢會「夫死從子」，對 gín 仔依賴太大，kip 了 siuⁿ ân，煞變 kah 按呢？一寡誤會及磨擦攏走走--出來。Kháp 著就訴苦經，聽久人麻煩。Aih,孤 khùt 都咧慘死了--啊，猶互新婦 chau-that...。看 gín 仔讀冊、食頭路，攏 beh 行家己 ê 路，放老--ê teh 孤單...。阿瑛整理混亂 ê 思緒，更加堅定 beh 做 ê 代誌。及逐 éng 過全款，暗時九點出仔，門 thoah--落來。問阿爸、阿 í 免 chhōan 點心 ah。幹入去房間仔底，thèh 準備好 ê 田園字紙、印鑑、寄金簿仔，來到序大人面前。「阿爸、阿 í，」阿瑛雙腳合齊，跪落兩老面前：「阿瑛十歲 tòe 阿爸 tng--來，人講生 ê 撥一邊，養 ê 卡大天，大恩大德阿瑛先叩頭...。」

「緊起--來，」日昇 aⁿ 倚來牽，阿瑛猶原跪--咧繼續講：「阿爸阿 i 無嫌，互我嫁紳添，幾十年 ê 疼 thàng tiòh koh 叩謝...。」「坐--咧講啦，」秀津倚倚--來，及日昇一人一頭將阿瑛扶起：「互人知影，kiò 是阮咧教新婦--咧。」阿瑛坐落，隨 koh 倚--起來：「佳哉永崧會讀，猶講 beh 考研究所。阿娟食頭路，ná 像食 kah 歡喜 kah。總--是 gín 仔 bat--啊，家己行會在--啊，擔頭放卡會落...。」阿瑛 jím 出田契、寄金簿、印仔，雙手 khng tiàm 兩老面前桌頂：「Che 攏是阿爸、阿 i 辛苦趁，阿添嘛拚 kah 賠一條命...。請收 tng--去，」Pòk--一下，阿瑛 koh 跪 tiàm 土腳：「請允準我嫁互慶堂。」「起--來，起--來，kháp 著就 un 倒土腳。今仔日 teh 反 hêng--啊 sioh 是無。」秀津互 piⁿ kah 真煩：「Chiáⁿ 十年前，問你 beh 再嫁--無，你講毋。Chit-má 換你 beh 嫁--啊，又及阿 i teh 搬戲。進前條件 hiah 好，你毋，chit-má--咧？...你家己講看 māi，我才毋--咧！」阿瑛料 bōe 到阿 i，一口回絕，一時干單：「慶堂有啥毋好？慶堂有啥毋好...？」「Lín 阿 i 無講慶堂毋好--啦，」日昇 chhap 參--來：「是毋甘你食苦--啦。」「阿花講了上 tiòh，chit-má ê 人，無人咧操煩食--啊，我猶會做--咧，免驚會去餓著。」「你連田園、寄金簿攏 thèh-thèh 還--阮，規身軀剝 kah 空空。Á 若破大病，開大錢，lín 慶堂 beh chhap 你--無？Koh beh 按怎 chhap--咧？」「你 tiòh 斟酌想看 māi，會 hô--無？有夠 tiòh--無？阿 i 自細捏你大，卡按怎都毋甘看你去 bók-bók 泅--啦。」一句也毋甘，兩句也毋甘。腹肚 chhôn 一寡話煞積 tiâu--咧，開 bōe 出嘴，一時 tek 阿瑛變 kah chiáⁿ 無 lián。阿瑛本 chiáⁿ 推測，田契、寄金簿，毋是收 tng--去就是還--伊。阿瑛心肝掠定，不管 in 有 thèh--去抑無，攏 bōe 影響伊 ê 決定。Chit-má in 干單講疼惜伊，用毋甘互食苦，來 tòng 伊 mài 嫁。慶堂不而過是凡夫俗子，阿瑛希求 ê 老來伴 nā-tiāⁿ。In 卡按怎艱苦，敢 bōe 去食豬母奶--啦。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」阿瑛細聲講：「時到時擔當，無米 kùn 番薯箍湯。大概 bōe 去餓死--啦。」「Bōe 餓--死？He 是你講 ê oh，今仔日你講放就放，喝嫁就嫁，無彩阿 i teh 疼、teh 惜，tàn 阮兩老，做 lín 去享受--si-h？」秀津雖然六十五--啊，猶真精--咧：「你田契、寄金簿攏 thèh-thèh--出來，是咧 tiáⁿ--人，抑是 teh sāi-thái?Kah ā 毋聽人 ê 話，」秀津對 phòng 椅浮腳：「阮無彼個時間 tiàm 遮盤-nóa。Noh, beh 嫁量早！」也毋 chhap 伊，做伊幹入去房間仔底。阿瑛淡薄仔 gōng-ngiáh、gōng-ngiáh。直覺「阿 i teh 受氣--啊，」Koh 看 peh 起腳毋 chhap--伊，做伊幹入去內底。「猶真受氣 neh。」阿瑛心想，「阿 i 將路攏 that-that--去，看人無，koh 驚我 thèh 錢 siàn 緣投。不如規身剝互空空，若無身價，敢猶會惹閒話？阿爸一再講，龍交龍、鳳交鳳；ún-ku ê 交 tòng-gōng。難--捨，捨捨--掉，敢 bòn-bōe 出阿 i pha ê 天羅地網？阿 i hiah 受氣？敢氣我跳出伊 ê 手蹄仔心？我項項順--伊，已經身無半屑，及慶堂全款 tiòh 趁才有 thang 食。阿 i 汰 tiòh khip hiah tiâu--咧？」Tng teh 想前想後，心頭起起落落...。「田契遮--ê，先收互好，」日昇將桌頂 hia thèh 還--伊：「Êng 暗互遮--ê 田契，攔--一下真厲害。」日昇 oan-ná 起身，beh 幹入去歇暍：「你先冷靜--一下，慶堂阮會 koh 斟酌看 māi。...等 lín 阿 i 氣卡 chhē 落去，khoaⁿ-khoaⁿ 仔 chiah koh 參詳--啦 hohⁿ。」

幹--咧 1989 年到。田園買主已經出 kah 一千一百三十萬，猶 koh 付清。玉美認爲天價，tiòh 緊出手。上重要慶堂四月底 beh 退休。姆等彩玉畢業，全家 beh 搬 tng 去南投，省厝 sòe 錢。慶堂猶原 beh ín 頭路，tng 去一 chōa，工場粗工免驚無。阿瑛田園賣去，隨台北 hak 厝。精差買厝有淡薄仔出入，阿娟 kah 意內湖一棟四層透天樓仔厝，開 kah 來 tiòh 一千兩百五，阿娟 ko-chiáⁿ in 阿公 thiap 錢，講會增值、穩趁，永崧嘛真 kah 意。歸尾彼棟買互永崧。阿娟--咧，等嫁 chiah koh 講。俗語講「鴨 nng 卡密都有縫」。阿瑛賣田 hak 厝 ê 代誌，互阿娟 iah--出來，已經姆是祕密。彼當時秀津氣阿瑛 beh 再嫁，thèh 還田契、寄金簿仔。「Teh chau-that 人 sioh?」秀津面 chhiuⁿ chiáⁿ bái:「Beh 嫁，好好仔參詳，ā-sái 搬戲？Taⁿ 自細漢飼大，啥代誌 bōe 講--tit? 啥代誌 bōe 參詳？Ná 像家已查某团按呢 teh 看待，手頭擺放互 hōaⁿ，也 bōe hát 著，是 beh 佻好？猶 teh 變猴弄！」秀津一下受氣，日昇嘛講伊無法--得，規氣 phiaⁿ--咧。据在乾家、新婦恬恬仔去 lā。頭起先，秀津有夠氣，刁意故姆 chhap--伊。後--來看伊賣田，規氣 tèⁿ-chheⁿ，据在伊去舞。尾仔知影厝買互 gín 仔，心肝才略略仔落軟。姆 koh，戲由阿瑛起鼓，也 tiòh-ài 伊收煞。秀津心肝掠 thán 橫，目 chiu peh 金，看伊按怎落台。其實阿瑛台北 hak 厝一暎、過年無閒一暎，續--落阿典搬徙彰化，tiòh 拍通兩 khám 店面裝修，改小型超喬 iThiám 到會呼雞 bōe pùn 火。Hóat 落 kah 有一下 khám-chām，已經三月底--囉。阿瑛想：「Taⁿ 身軀無半 sián，十歲空手來，至今空身去，阿 î beh 用啥 kā 擋、kā cháh? “疼惜你，姆甘互你食苦。”根本是推詞。如今無錢一身輕，及慶堂全款、全級，是阿 î 心目中“無身價 ê 人”。In 加[ke]話 káⁿ tiòh 變鴨話...。」橫直，阿瑛主意掠定，不管 in 按怎反對，伊就是 beh 再嫁。Che 是伊 ē-tàng 家已自主，嘛無 beh 接受人 ê 左右！這擺及頂遍無全，禮貌上 ê 報備，無 beh chhûn--in。爲著顯示決心，阿瑛想等清明 gín 仔 tng--來，先講互 in 知，chiah 照會乾家官。汰會知永崧電話 khà--來，chhun 正個月考研究所，beh 加讀寡冊，要求 mài tng--來。阿娟--咧，tú 好月底同事離職，新人猶未補，清明公休排 bōe 出--來，bōe-tàng tng--來。歸尾，紳添煞變上早知影阿瑛 ê 決定。彼暗，阿瑛幾佻擺 giáh 電話 beh khà 互阿娟，干單掠 bōe 定...。想起清明，學校歇暎，阿 nai in 攏 tng--來。Kah ā 是 beh 互阿娟 in 先知--啊，全款也 tiòh 互阿 nai in 知影。這幾年來，慶堂驚敗著阿瑛 ê 名節，將感情深深埋 tiàm 心內，連 in 查某团都姆知。「Ná--ē[哪會]無 ài 互知？」想想，冰箱半隻雞，tok-tok 包包--咧，幹對慶堂遮--來。阿 nai tng teh khioh 灶腳。看著阿瑛來，「阿姨，阿姨」叫著佻歡喜--咧。彩玉聽聲對房間仔底出--來：「阿姨，歇暎--啊？」「這氣仔整修，無開店。」本來 beh 問有去阿母墓前 kùi 紙無，猶是 mài thèh 起。Chah 來半隻雞 khng 桌頂：「Lín 阿爸--咧？」都才問煞，慶堂踏出 huh-loh 間：「清明無閒，無卡早歇--咧？」「想著 gín 仔放假，來看 in--一下。」那講那 tòe 慶堂幹入去內底：「雞肉 lín 那 tháu 起來食...。」阿 nai 隨 beh tháu，彩玉講才 tú 食飽 nā-tiāⁿ，等卡暗--咧。Tng teh tiū-tū，「汰姆 tháu 起來食，」阿瑛及慶堂幹 tò 出--來。「才 tú 食飽，猶 bōe iau。」「He 食 ā bōe 飽，」阿瑛倚來 tháu 開：「你看阿 nai 嘴瀾強 beh 津--落來。」「Lín 阿...阿...阿母 ài lín 食，lín 就食--啦。」阿 nai 手 tú tham 倚，突

然頓[tàm]--咧：「阿爸...你講啥？」彩玉嘛嘴 peh 開，反 gāng--去。「Lín 媽媽 ài lín 食，緊食--啦。」阿瑛看這兩個酸甜甜，四 lú 目 chiu 相 tò 過--來，干單阿...就阿 bōe--落去。「阿姨做 lín 媽媽，及 lín tò 做夥好--m?」「Chiáⁿ 實--ê?無咧講 sng--ê? 阿姨，無騙--人 ê hohⁿ?」阿 nai 規身軀強 beh tiô--起來，看阿瑛笑笑仔頓頭，規個人敢掠會 tiâu:「Oah!我上歡喜--啦，阮有媽媽--啦，有媽媽--啦 ...！」阿 nai 那跳那咻，將快樂 iā kah 滿厝間。阿瑛毋 bat 看人 hiah 歡喜，隨互感染著...。毋 koh,ma...ma...ma...ê 哭聲 tò 倚--來。原來猶一頭 ê 彩玉，手 kā 面掩--咧 mah bōe 停。愈 chhng 肩 kah 頭 tiuh 愈大下。一 pêng 笑，一 pêng 哭，互阿瑛毋知 beh 按怎，規氣將彩玉攬倚--來。啥知，歡頭喜面 ê 阿 nai,顛倒互彩玉挽去，嘛 tò 「ma ma ma」...hōⁿ 出聲來。頭--仔一個笑，一個哭。續--落攬哭參，歸尾目屎含咧笑。情緒 ê 激動，感情 ê 變化，互阿瑛 chiáⁿ 深刻 ê 感受。Tng 來厝--裡，幾 lō 擺電話 giáh--起來，煞耽心台北彼 pêng ê 反應。「會像彩玉、阿 nai hiah 激動無？阿 nai in ê 哭及笑是得著媽媽。阿娟 in ê 反應--咧？敢會講失去媽媽？或者歹聲 sàu，排洩 in ê 不滿？及進前罵伊不守婦道全款？In 心目中 ê 媽媽 tiòh 三貞九烈？是一女不事兩夫...？Kah ā 是干單 chhùn 互知性質，何必得著 in ê 反應...。」看看最後一 chōa 快信猶會赴--咧。Ná 像今仔日講互紳添知影全款，儘量 mài 帶感情，緊 giáh 筆寫批。

永崧、阿娟：

看批了後，毋管按怎想，媽媽猶是 lín ê 媽媽。清明 lín 無 tng--來，媽媽一人上墓 kùi 紙。墓草 chiáⁿ ōng koh 厚刺。媽媽草 kè 仔那 phut,那講互 lín 爸爸知。Chiah 濟年來，隨 lín 愈大漢，愈無快樂...。永崧猶敢會記--得無？細漢坐車，屎漏規褲底，規車臭 mi-mo ê 代誌--無？想起 hām 爸爸 kā lín lāk 屎尿，chông 醫生 ê 日子，實在互媽媽 siào 念。今仔日看 lín 大漢，雖然 khâm-khiát，猶是 hāⁿ 過捲螺仔 chng[狀]。天闊地闊，据在 teh 飛，天涯海角，据在 teh 遊。Lín teh 飛時，毋知有想著孤單、寂寞 ê 媽媽--無？是按怎 lín 愈大漢，媽媽愈無快樂？Tng lín 會自主自立、自我成長，bōe-tàng 互媽媽捏起捏倒時，凡勢仔是大家智慧 ê 開始。及真濟自私 ê 父母全款---尤其守寡 ê 媽媽，佻想將 lín khip tiâu-tiâu。有可能--ka?Lín beh--無？Chaih 濟年來媽媽佻愛聽著人聲、看人影、鼻人 hiàn--咧。遮--ê，lín 爸爸攏無法度互--我。今仔日 kā lín 爸爸講 beh 再嫁慶堂，無 beh 活 tī 伊 ê 陰影下，並毋是無愛伊。對媽媽來講，koh 卡要緊是「你快樂--無？」Ná 像無人 teh 關心、chùn-būn 著。Á 無，lín 有抑無--咧？阿娟，媽媽知影你 chheh 慶堂 chhap 「咱兜」ê 代誌。若無慶堂，你會變 kah 按怎...？再嫁慶堂，全款過平凡 ê 日子，無定著猶卡艱苦咧。毋 koh,對媽媽意義重大。Che 是數年來自主、自立，理智、感情交戰後 ê 決定。期待得著大家 ê 祝福。

台北交通複雜，tiòh 卡細膩--咧。

批寄出了後，阿瑛感覺規身輕鬆，看看逐項攏 hóat 落周至，無啥 koh tiòh 操煩 ê 代誌--啦。隔 tng 日，本 chiâⁿ 土腳石仔磨好，續--落來木工 chhiâⁿ-keh[裝潢]，汰知木工 khang-khòe chhiân 去，bōe-tàng 來。阿瑛利用 làng 縫，hóat 落一寡私事，想起盈暗 beh「照會」乾家官，tiòh 卡有精神--咧。伊專工去洗頭毛、做一下面，koh 去裁縫店 hiahⁿ 新做洋裝...。Tng 阿瑛心理調適四序，汰知人算不如天算！秀津晝後落來巡 chhiâⁿ-keh[裝潢]店面。無注意著土腳 chhím 洗石仔，拍蠟拍 kah 滑溜 siù，煞去 chhū--倒！Un 倒土腳，振動就痛。日昇 pha-pha 走，阿瑛又去洗頭毛。叫天天叫地，叫攏無人。Koh bōe 翻身哩，sian peh 都 peh bōe--起來...。等到阿瑛 tng--來，已經 un 倒土腳，有點外鐘久--啊。阿瑛緊 khà 一一九，叫救護車急送病院。日昇聽著消息，趕到病院，已經處理一段落--啊。照電光鏡，龍椎骨 pit 裂去，tiòh 住院觀察。「先穩定病情，毋 thang 互惡化去，」醫生 ê 話互阿瑛會驚：「Á 無，tiòh 一世人 un tiàm 眠床底囉。」阿瑛辦好 tòà 院手續，koh tng 去 chhôn 洗 tng、替換 ê 衫仔褲，準備長期住院。Hòe 到來已經真暗--啊。幾 nā 擺 beh khà 電話互阿娟 in,想著昨暝寄出彼張批，電話 giáh bōe--起來。「阿爸你 tng 去歇暍，暗時我來顧，」想著厝內只 chhun 一人，特別叮嚀：「卡細膩--咧，日時 chiah 過--來，厝--裡 chhiâⁿ-keh[裝潢]，猶 tiòh hóat 落--咧。」聽著秀津倒 tiàm 病床 haiⁿ-haiⁿ 叫，伊攏 bōe-tàng 分擔。Koh 看日昇一 hóah 一 hóah 行出病房，肩 kah 頭 tà^m[頓]sôe[垂]、頓垂，「阿爸 oan-ná beh 七十--啊。」忍 bōe-tiâu 心頭 chát--起來。Ná 像去 kháp 著咱台灣人悲情 ê 源頭。對日昇、秀津、阿瑛每一人來講，攏是 chaih 呢仔孤單、無依無伴。「若無大家按呢牽籐挽豆，kēng 做夥，是 beh 按怎存活 tī 這個世間--咧？我一心一意 beh 離開厝兜，再嫁慶堂。期待大家倚 tiàm 我 ê 立場看待及祝福。汰無去想著阿 î--咧？阿爸溜溜去，阿 î 全款孤單無伴。Chit-má 跋一倒，un 倒眠床 beh 按怎....？」若無秀津跋倒，阿瑛 bōe 去覺察，伊竟然違背規厝兜相依為命 ê 鐵律，觸犯千百年來好 bái 結 tiâu ê 道德律！「我叫人 mài 自私，將心比心...。相拍無過田岸，我阿瑛猶毋是全款自私，逃避責任 ê 人....？」心頭掠定，阿瑛 khà 電話去台北。阿娟上夜班，永崧接電話。阿瑛無 ài gín 仔拍 chheⁿ[青]驚，刁工講輕阿 má 跋倒 ê 情形。Koh 交代若收著伊寄 ê 批，mài 拆開 thèh 還。永崧問為啥 mih，「大概神魂去互走 cheng--去啊啦。」阿瑛應答。

「Tang、tang、tang」時鐘 khang 三聲，互阿瑛警覺。「啊，已經三點--啊。」逐 éng 過仔，秀津攏 tī 三點外仔起床。伊輕聲幹出房間仔門，beh 探看醒--來未，thang kā 永崧 beh túg--來的消息報互阿 má 知...。Chhím 踏出門，阿瑛會記得，就是遠遠一聲「媽...」hiu--來，阿娟對口--啊 chhiⁿ-chhiⁿ 狂狂 chông 入--來。Kôan-kiā 仔 khok、khok、khok, 步步 khok 伊 ê 心肝窟仔。阿瑛一暗看顧病人，túg--來厝--裡，hoat 落店面造作，規個人 thiam kah siān kah。Koh 爲昨日寄出 ê 批 tng-teh 懊惱...。雄雄聽著阿娟鑽入--來 ê 顫音，像做毋 tiòh ê 查某 gín 仔，心頭 phih-phók-chháiⁿ，beh 閃嘛閃無路...。「媽...，阮無 ài 你孤單，阮 ài 你嫁互慶仔叔--啦。」阿瑛惶惶搖搖 ê 心，互阿娟 lóng 倚--來，顛倒反 chāi--去。Chit-má 聽「阮 ài 你快快樂樂，無 ài 你浪費青春--啊啦...。」一時 tek 鹹酸苦澀，五味插雜。將 chông 倚--來 ê 阿娟 hē 性命攬 tiâu。「是按怎上歹命是咱查某？厝--裡出代誌 tiòh 咱查某委屈、犧牲？... 阿公上自私，逐項 phiaⁿ--咧做伊去...。阮 beh 你嫁...，啊！阮嘛 ài 阿 má 有人 thang 顧 neh...。」阿娟 ê 不平，ná 像 teh iah 出代代沉積 ê 悲情：「我 kā 阿公講，阿 má tiòh 顧互四序！阿公 beh 做，做會到--啦。Á 無，媽，做你嫁！阿 má 倒眠床一月、一年，阿公一月、一年病床 tiòh 顧 tiâu，...免想 beh 走閃--啦。」阿娟那講那 chhng, 聲聲句句 beh 伊嫁。母女連心，無辜負伊 chhiáⁿ 大 ê 心血。阿瑛也感傷也安慰，輕輕 hòe 掉阿娟 ê 目滓。「阿公想 bōe 出兩全其美 ê 辦法，免想 beh 好過。攏阿 má siuⁿ siáⁿ-sēng，無互做 khang-khòe。...啊！媽，阮佻仔愛--你 neh!」一句「媽，阮佻仔愛--你 neh!」互阿瑛心頭溫暖、chát[實]chiⁿ。啊，爲囡爲厝來犧牲、付出，伊是心甘情願--啦。

探頭看對榕仔腳，彼陣老歲仔班已經散鼓，chhun 日昇及榮進 tī 棋盤頂 teh 戰。「阿爸就是這欵樂暢性，無煩無惱，一世人帶食樂、遊樂，朋友滿四界。及榮進 tú 一擔。Sai 公仔神杯，嘻嘻 hōa-hōa，無禁無忌。」「Hoh, 看你會 káiⁿ 抑 bōe káiⁿ，」爲著阿瑛，榮進語帶雙關，笑跋倒在床 ê 秀津：「免想眠床頂 teh chhia 跋 péng--啊 hohⁿ?」「像 lín--咧，才看嫂--啊腳尾踢--咧踢--咧，koh 踢一個出--來 kòh?」秀津雖然倒 tī 病床，oan-ná 毋讓嘴：「若會 káiⁿ，踢一個七十齡來看 mǎi--咧。」外人大概聽無 in teh 講啥，阿瑛就真清楚。原來 tī i-su-juh 做滿月時，榮進大發妙論：「大家干單 hòⁿ-hián，問我五十歲按怎得子。毋驚 lín 偷學，...互 lín 嫂--啊踢--出來 ê 啦。」話都未煞，食桌隨有人大聲 ngā:「烏白講--啊，gín 仔是 beh 按怎互兄嫂人仔踢--出來?」「無講 lín 毋知，」榮進 kek kah 佻神祕：「Lín 知影暗--啊眠床倒落，lín 兄嫂人仔腳尾 ngiauh--咧 ngiauh--咧就踢--過來。“拍無線電創啥?”“Hiò，園未犁、子未 iā，khang-khòe 未做 beh 睏啥?”阮 i-su-juh 就按呢互 lín 嫂--啊踢出--來啦。」榮進 liām-piⁿ tèⁿ-khong, liām-piⁿ kek-siáu，在座 ê 人已經笑 kah 東倒西歪。「子曰：『食色性也』，」榮進一下歡喜，加真興 thih:「後代 ê 查埔

人，講著 in 佻 chhi-ko、佻勇--咧，其實這句話是互孔子 má 踢--出來 ê。」榮進那講那 gâu 臭 kài:「Lín 想看 māi--咧，彼陣孔子公一心一意，推銷經世濟民 ê 儒學，thiam kah 連“代誌”都 bōe 記得 thang 辦。若 mài 孔子 má 腳尾踢--咧踢--咧拍信號，規大 phāi 孔子孫 beh 叨--來？孔子 má 腳尾一下 chiáp 踢，舞 kah 孔子公喘 phīⁿ-phēⁿ，才會大聲喝食色性也，食色性也....！」榮進就是這款甘草人物。阿瑛及慶堂 ê 代誌，互伊 so 圓 tēⁿ 扁，真緊就有妥善 ê 方案。大概尊重人性，通情達理，世間敢有彼號 bōe 解決 ê 代誌？到底榮進按怎 kā 秀津講？幾工後，「阿瑛--啊，榮進 beh 央你鬥 saⁿ-kāng--neh。」Ti 病床邊，日昇要求阿瑛：「阿樂有歲 beh 退休--啊，榮進 ê 飼雞場 tng teh chhōe 無腳 siào。聽講販厝收束，慶堂無 beh tò--啊。專工央請伊鬥腳手，毋 koh 伊無答應。你勸伊留--落來啦 hohⁿ?」病床頂 ê 秀津嘛參咧勸伊：「榮進毋是別人，你叫伊 tò--咧鬥 saⁿ-kāng 啦。」阿瑛嚨喉管一直 tīⁿ--起來，阿娟 ê 不平已經發酵[kāⁿ]。借送日昇，離開病床。阿爸做代誌就是按呢，kā 你 thok--一下，你就 ài 知--啊。日昇 ná 像無發覺阿瑛內心 ê 波動，顧咧自言自語：「Aih,老囉，真正 bōe kāⁿ--啊啦。」日昇講--啊講，chhun 手 pà tiàm 阿瑛肩 kah 頭，互阿瑛相當激動。「論顧家，阿爸毋值著 lín 阿 î，為著按呢煞來及外家斷來往。你猶會記得外公、阿舅--無？」互日昇提起，阿瑛想起十外歲仔，bat 來 ê 外公、阿舅，煞毋 bat 看--見啊。「Lín 阿舅來借兩千斤 chhek 仔做本，beh 做中盤，放 ian 仔 pêng 互 kám 仔店。兩千斤 chhek 仔，tiòh 佻辛苦粒積 neh。若借伊，咱 tú 免 lián。互阿 î 拒絕。Lín 外公氣阿 î 無 thang,破病過身。路尾阿舅嘛討海來死，自按呢倒房。留落阿 î 一生最大 ê 憾事。」日昇那講，阿瑛感受 pà tī 肩 kah 頭 ê 手骨愈重愈可親。「彼陣 oan-ná 散 kah 驚--啊，艱苦--過來 ê 人，對錢就看卡重--淡薄啊。你 mài 怪阿 î--啦 hohⁿ?」「啊，阿爸，汰會--咧？」Pà--來 ê 手骨，hiah 厚、hiah 重。引起阿瑛點點滴滴 ê 記憶。伊真想歲月倒流，草木回復芬芳。Tng 來做 gín 仔時代，un tiàm 日昇 ê 手 tó....。

「Mài 哭--啊啦，tòe 阿伯 tng--來啦。」阿瑛 kiu tiàm 日昇 ê 手 tó 彎。未來 ê 命運像按怎？一個十歲 gín 仔，是 gōng-gōng tám-tám。進前阿姊，chit-má 阿母，一個一個放--咧做 in 去。茫茫人海，只有阿伯互 khip--咧...。佳哉 tī 伊 ê 手 tó 彎，tī 伊 ê 胸坎仔內，阿瑛隨感受著溫暖 koh 安全。雖然紳添會 kā 創治，掠 chhi-lōa 仔蟲 kā loah。趁人無看見，番薯箍攏 pheⁿ 互食。該當做 ê khang-khòe，嘛攏推互做...。毋 koh,日昇見看--著，攏會 ùi 伊。講--起來 phēng éng 過仔，有一頓無一頓，孤孤單單、a-a-cha-cha,加好佻濟--咧。無佻久，隨互大家接納、疼 thàng。Tòe 大家拍拚，hâm kám 仔店共成長...。算算--咧，oan-ná 足足過三十五冬--啊。這支手骨，牽伊、chhiā 伊、渡過風霜，煞 teh 喝 bōe káiⁿ--啊...。感傷 chhōa 大 ê 序大人，tiòh 依賴伊。「啊！阿爸，」阿瑛情不自禁，翻身將日昇攬 tiâu:「阮佻仔愛--你咧 neh。」阿娟 kā 阿瑛講伊佻愛伊--咧，阿瑛 kā 日昇嘛講全款 ê 話。敢會 che 愛，拆掉道學 ê 虛偽？敢會 che 愛，互親情真誠相待？互俗化 ê 人性昇華、提升境界？Ē-tàng 確

定--是，che 愛互阿瑛甘心委屈，不求名份--啦。雖然玉美講新改法律，翁仔某財產 ē-tàng 分清楚。毋 koh, 財產分 hiah 清，阿瑛嘛感覺礙 giòh。尙且，顧慮秀津看錢 hiah 重，兩家夥 ê 錢，mài 交插卡 tiòh。歸尾，慶堂無用烏頭仔來載。「有翁某行，無翁某名」，煞變上好 ê 安排。雖然猶有遺憾，阿瑛 oan-ná 得著規庄人 ê 祝福--啦。「阿瑛--啊，」幹一 liàn tng，秀津已經起床。聽著聲，阿瑛幹入去房間。「也無 ài 喝一聲，peh 起床手去 náu 著 beh 按怎？」俗語講序大 ê 健康，是序細 ê 幸福。這幾年，秀津 beh 起倒落，盡量無 ài 依賴人。「彩玉敢是講今仔日 beh tng--來？」也毋 chhap 阿瑛 ê 埋怨：「狗尾仔 tiòh 會記得 khau tng--來，阿賢 ài 加 tīm 互食。無，攏飼 kah bái-bái--去。」「我會 koh kā 慶堂提醒--啦，阿 î，永崧卡暗 beh tng--來 neh。」「按呢上好，按呢上好，」秀津歡喜 kah:「電話 kā 我 khà-khà--咧，阿 nai 嘛 kā 叫叫--tng 來，規家伙真久毋 bat 做陣--啊。」大概歡喜過頭：「阿 nai in 彼個叫啥？Sòa 叫 chhōa tng--來。」「敢好？才朋友 nā-tiān...。」「Ah, 緊--啊啦，緊--啊啦，煞看 bōe--出？無，嘛互知 in 阿兄 beh 讀博士。」秀津講著 hiâu-pai kah, 阿瑛嘛感覺 chiān 光彩：「若按呢，榮進 tī 外口，嘛請伊來。」「伊來上好，彩玉 in 翁及伊上有話講。」Ná 像互想著：「Tiòh--啦，kā 榮進講，beh khà 油兩隻雞，互彩玉 thèh tng 去做 tán-lō。」交代 ê 代誌，一一 hòat 落去做。榕仔腳兩老猶咧大戰，一陣陣暖流，流過阿瑛全身，人講福、祿、壽三星拱[kióng] 照，是人生難得 ê 福報，阿爸、阿 î，oan-ná beh 倚--啊啦。

1995.12.04.初稿完稿。

1996.1.26.修正稿。等錄音及鄭教授詞典對照後定稿。

1996.2.29.比對錄音修正。

1996.12.1.最後校正。